

纳木错最险峻的悬崖就在我脚下,西藏的终极美景就在我眼中,蓝天、白云、雪山、圣湖,所有的一切好,就在我面前。

纳木错的那一边——“车轮上的行囊”之二十九

□黄俊生



心在路上

在当雄县与班戈县之间的羌塘草原上,有个让无数人心甘情愿放慢脚步的地方,她是藏民心中的神女,西藏三大圣湖之一,世界上最高的盐水湖,她的名字叫纳木错。

纳木错之美,美到让人无言,美到让人流泪,美到让人如痴如醉、披发跣足、放浪形骸。也许,上帝被藏北羌塘草原的梦幻神奇所倾倒,被羌塘草原上色彩斑斓的游牧文化、丰富多彩的远古岩画、象雄古国的神秘遗址、格萨尔王的传说故事所感动,在这海拔4700米的高原上洒下一滴泪珠,化为纳木错湖。因而,纳木错湖是上帝的一滴眼泪。

有人说,这只是文艺青年的诗意思象。但自古以来就流传于藏北草原的一则故事,却比这想象更加浪漫更加忧伤:很久很久以前,念青唐古拉与纳木错是一对恩爱的夫妻,那时,藏北草原正处在冬冥神的风雪严寒笼罩之下,念青唐古拉不愿忍受风雪肆虐,奋起反抗,与冬冥神大战三天三夜,被击倒昏迷不醒。放羊姑娘羊卓雍措救起了他,而醒来的念青唐古拉却失去记忆,与羊卓雍措结为夫妻。忽有一天,念青唐古拉记忆苏醒,想起深爱的妻子,便不顾一切地去寻找纳木错,可纳木错早已不堪相思之苦,将自己化作一汪痴情的泪湖。悲痛欲绝的念青唐古拉化为巍峨山脉,守护在妻子身边。而放羊姑娘羊卓雍措登上乃钦康桑山,看望到这一切,也悲伤地从乃钦康桑山上纵身跃下,化成一汪清澈碧绿的湖水。神山圣湖,相依相偎,守望前世姻缘。

纳木错原是中国第三大咸水湖,后罗布泊干涸,纳木错便成第二大咸水湖,仅次于青海湖。不过,前几年科学考察发现,纳木错西北边的色林错比纳木错大了三百多平方公里,于是,纳木错又回到老三的位置,不过,这并没影响它西藏网红景点的地位。

许多熟悉纳木错的游客,目光都放在南岸的扎西半岛上,因为,旅游大巴会不由分说地径直带你去那里。而湖的北岸,藏北草原的深处,却是一片未被开垦的旅游处女地,“圣象天门”,这一大自然鬼斧神工杰作,就深藏于纳木错那一边的恰多朗卡岛上,不为游人所识。打个

比方,如果说扎西岛是一位体态丰腴、令人销魂蚀骨的少妇的话,那么,恰多朗卡岛则是体态婀娜、让人无限遐想的少女。我们从那曲出发,经过317国道,深入到藏北羌塘草原深处。海拔4500米的高原沉静得像刚临盆的产妇,幸福而又稍带点疲惫,青稞和油菜籽已经收割了,牛羊正在拼命进食,为即将来临的冬天储备能量。那大大小小数之不清的湖泊,乃日羊错、莲错、班姆错、拥错、懂错、同错、崩错、江错、达如错,恬静犹如处子,湖水像少女的心,深沉不可捉摸。雪,快来临了。

这群湖泊中,巴木错面积较大些,它是纳木错亲密无间的姐妹湖。深邃的湖水,波澜不兴,山峰倒映湖面,清晰得如同是倒映在镜子上,更显得湖水的平静安宁。巴木措虽然没有纳木错那样色彩斑斓,湖的形状没有纳木错变化多端,但它安静,安静得能听得见湖的呼吸。我们不忍惊扰它的宁静,就像不敢搅乱少女春梦一样,静静地从它身边经过。

纳木错是藏南与藏北的分界湖,北岸草原特征显著。我们由东一路向西行,湖的形状与色彩逐渐发生变化,移步换景,一步一景。皑皑雪峰广袤无垠,洁白的云团低罩山头,与白雪交融一起,分不清哪是雪哪是云。湖水随日影转移而发生深蓝、浅蓝、墨绿、黄绿的变化。我们边走边看边叫边拍,渐渐的,圣象天门到了。

过去,圣象天门很少有人能够到达,只有搞户外越野的“驴子”,才愿意铁着心在荒漠的无人区蹚出一条路来。按照藏族习俗,藏历马年转山,藏历羊年转湖,我们到达的那年,正好是藏历羊年,当地政府为方便藏民转湖,从当雄县到班戈县开通了班车,又环湖修了一条砂石路,方便了我们进入纳木错北岸秘境。

圣象天门是一块酷肖猛犸大象的巨大岩石,岩石在远古时候可能沉浸在湖底,经过千万年的冲刷,岩石的一端形成一个圆形空洞,被鬼斧神工雕琢成一头猛犸大象。大象浮出水面后,侧身横挡着纳木错湖,像忠实的勇士日夜守卫自己的情人,人们若想走近纳木错,必须从圆形石洞门穿过,穿过圣门,就通往天堂。

观赏圣象天门,可以多角度,但最好的角度有两处,一处就是走近它,近距离观看它的惟妙惟肖;一处就在它斜对面的悬崖上,远看它的卧波姿态。猛犸象近处的缓坡上,大大小小垒着许多玛尼堆,衬托出大象的神性。藏人喜欢在自己认定的神圣地方建造白塔、垒玛尼堆,他们相信,这些石堆有超自然的灵性,会给他们带来吉祥如意。坡面上有一处寺庙废墟,废墟内侧布满洞窟,洞窟四壁被烟熏火燎得乌漆抹黑。寺庙不知道建于哪年,毁于何时,不过,这些都已经不重要,重要的是,它告诉我们,这里曾是藏传密宗的圣地,千百年来,无数高僧隐士前来清修,他们的灵魂,在此升上天堂。

在天堂门口,巧遇几位藏人,主动与我们打招呼,与之交谈,知道他们是来转湖的。藏族是一个充满神性、心怀虔诚的民族,他们觉得自己是带着罪恶降临人间的,必须不停念“唵嘛呢叭咪吽”六字真言大明咒,念一遍,救赎一个罪恶。藏人手上,身上都戴着佛珠串,那不是用来装饰的,而是用来记录念经遍数。手上转经筒里装着大明咒经卷,转一圈,相当于念一遍大藏经,而寺庙里大转经筒每转一圈,就相当于念百遍大明咒,转一圈神山圣湖,则相当于念了12年经文,经文诵得越多,获得的果报就越多。难怪我们一路上看到很多转山转湖的藏人。

这几位藏人告诉我们,他们转一遍纳木错湖,需要七八天,饿了,吃几口自带的干粮,困了,和衣躲在避风处歇歇,身体虽然因乏,但心灵却得到安宁。正说间,又有一群转山转湖的藏民过来了,浩浩荡荡一大拨,看上去像是一个大家庭,从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人,到包裹在襁褓里的婴儿,都身着鲜艳服装,手里摇着转经筒,嘴里念着经文,从我身边鱼贯而过。看着他们虔诚模样,听着他们喃喃低语,虽然分辨不清说什么,但我感到,那是信仰从血管里流淌出来的声音。

望着转湖信徒远去,我们攀上湖边悬崖峭壁,从另一个角度观看圣象天门。在海拔4800多米的高原上,看着悬崖也就离我们几十步的高度,可每向崖顶接近一步,都要停下来大口喘气。及至攀上绝顶,四下环顾,禁不住地尖叫一声:纳木错最险峻的悬崖就在我脚下,西藏的终极美景就在我眼中,蓝天、白云、雪山、圣湖,所有的一切好,就在我面前。苍鹰在天地之间盘桓,我无法分清面前何为天何为水,幻觉中,仿佛站在辽阔的大海之前。向远处眺望,高大的念青唐古拉雪峰,屹立在天地之间,倒映在蓝宝石般的湖面,渐渐幻化成一幅画,一幅幅一看就让浮躁的心安静下来的画!

我想起仓央嘉措那句诗:“纳木错湖等了我多少年,我便等了你多少年。”他告诉我们的、和我急切想告诉每一个人的,是对纳木错无以言说的爱,是永世轮回的爱情。

子,戳几个点点,算是叶子上的刺。一个大圆,横着画几个圆弧,竖着画几个圆弧,注意间隙一致,在这些圆弧和圆弧制造的不规则菱形里头,点上一个个点,算是葵花籽。花盆外头画上瓜子一样的花瓣,涂上花瓣的黄色,花籽的褐色,葵花籽的黑色,葵树叶的绿色。一株葵花就画成了。

画了那么多的葵花,我们并没有成为梵高。为什么呢?因为小时候,我们不懂燃烧的真谛。也不懂,如果鲜黄衬以亮蓝,将会出现一种光与色的交响,这由颜色交响出来的声音,又传达出怎样的一种人生况味。稍微懂一些的时候,翻翻梵高的向日葵看看,发现每一朵花瓣都焦虑不堪。所有的花瓣,不是卷着,就是皱着,要么就是扭曲着。仿佛被时间压迫过。仿佛承受光,也会负重不堪。疯子一样的花瓣,海边的乡下没有这种葵花。只有梵高的心田才有。

堆,衬托出大象的神性。藏人喜欢在自己认定的神圣地方建造白塔、垒玛尼堆,他们相信,这些石堆有超自然的灵性,会给他们带来吉祥如意。坡面上有一处寺庙废墟,废墟内侧布满洞窟,洞窟四壁被烟熏火燎得乌漆抹黑。寺庙不知道建于哪年,毁于何时,不过,这些都已经不重要,重要的是,它告诉我们,这里曾是藏传密宗的圣地,千百年来,无数高僧隐士前来清修,他们的灵魂,在此升上天堂。

在天堂门口,巧遇几位藏人,主动与我们打招呼,与之交谈,知道他们是来转湖的。藏族是一个充满神性、心怀虔诚的民族,他们觉得自己是带着罪恶降临人间的,必须不停念“唵嘛呢叭咪吽”六字真言大明咒,念一遍,救赎一个罪恶。藏人手上,身上都戴着佛珠串,那不是用来装饰的,而是用来记录念经遍数。手上转经筒里装着大明咒经卷,转一圈,相当于念一遍大藏经,而寺庙里大转经筒每转一圈,就相当于念百遍大明咒,转一圈神山圣湖,则相当于念了12年经文,经文诵得越多,获得的果报就越多。难怪我们一路上看到很多转山转湖的藏人。

这几位藏人告诉我们,他们转一遍纳木错湖,需要七八天,饿了,吃几口自带的干粮,困了,和衣躲在避风处歇歇,身体虽然因乏,但心灵却得到安宁。正说间,又有一群转山转湖的藏民过来了,浩浩荡荡一大拨,看上去像是一个大家庭,从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人,到包裹在襁褓里的婴儿,都身着鲜艳服装,手里摇着转经筒,嘴里念着经文,从我身边鱼贯而过。看着他们虔诚模样,听着他们喃喃低语,虽然分辨不清说什么,但我感到,那是信仰从血管里流淌出来的声音。

望着转湖信徒远去,我们攀上湖边悬崖峭壁,从另一个角度观看圣象天门。在海拔4800多米的高原上,看着悬崖也就离我们几十步的高度,可每向崖顶接近一步,都要停下来大口喘气。及至攀上绝顶,四下环顾,禁不住地尖叫一声:纳木错最险峻的悬崖就在我脚下,西藏的终极美景就在我眼中,蓝天、白云、雪山、圣湖,所有的一切好,就在我面前。苍鹰在天地之间盘桓,我无法分清面前何为天何为水,幻觉中,仿佛站在辽阔的大海之前。向远处眺望,高大的念青唐古拉雪峰,屹立在天地之间,倒映在蓝宝石般的湖面,渐渐幻化成一幅画,一幅幅一看就让浮躁的心安静下来的画!

我想起仓央嘉措那句诗:“纳木错湖等了我多少年,我便等了你多少年。”他告诉我们的、和我急切想告诉每一个人的,是对纳木错无以言说的爱,是永世轮回的爱情。

子,戳几个点点,算是叶子上的刺。一个大圆,横着画几个圆弧,竖着画几个圆弧,注意间隙一致,在这些圆弧和圆弧制造的不规则菱形里头,点上一个个点,算是葵花籽。花盆外头画上瓜子一样的花瓣,涂上花瓣的黄色,花籽的褐色,葵花籽的黑色,葵树叶的绿色。一株葵花就画成了。

画了那么多的葵花,我们并没有成为梵高。为什么呢?因为小时候,我们不懂燃烧的真谛。也不懂,如果鲜黄衬以亮蓝,将会出现一种光与色的交响,这由颜色交响出来的声音,又传达出怎样的一种人生况味。稍微懂一些的时候,翻翻梵高的向日葵看看,发现每一朵花瓣都焦虑不堪。所有的花瓣,不是卷着,就是皱着,要么就是扭曲着。仿佛被时间压迫过。仿佛承受光,也会负重不堪。疯子一样的花瓣,海边的乡下没有这种葵花。只有梵高的心田才有。

堆,衬托出大象的神性。藏人喜欢在自己认定的神圣地方建造白塔、垒玛尼堆,他们相信,这些石堆有超自然的灵性,会给他们带来吉祥如意。坡面上有一处寺庙废墟,废墟内侧布满洞窟,洞窟四壁被烟熏火燎得乌漆抹黑。寺庙不知道建于哪年,毁于何时,不过,这些都已经不重要,重要的是,它告诉我们,这里曾是藏传密宗的圣地,千百年来,无数高僧隐士前来清修,他们的灵魂,在此升上天堂。

在天堂门口,巧遇几位藏人,主动与我们打招呼,与之交谈,知道他们是来转湖的。藏族是一个充满神性、心怀虔诚的民族,他们觉得自己是带着罪恶降临人间的,必须不停念“唵嘛呢叭咪吽”六字真言大明咒,念一遍,救赎一个罪恶。藏人手上,身上都戴着佛珠串,那不是用来装饰的,而是用来记录念经遍数。手上转经筒里装着大明咒经卷,转一圈,相当于念一遍大藏经,而寺庙里大转经筒每转一圈,就相当于念百遍大明咒,转一圈神山圣湖,则相当于念了12年经文,经文诵得越多,获得的果报就越多。难怪我们一路上看到很多转山转湖的藏人。

这几位藏人告诉我们,他们转一遍纳木错湖,需要七八天,饿了,吃几口自带的干粮,困了,和衣躲在避风处歇歇,身体虽然因乏,但心灵却得到安宁。正说间,又有一群转山转湖的藏民过来了,浩浩荡荡一大拨,看上去像是一个大家庭,从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人,到包裹在襁褓里的婴儿,都身着鲜艳服装,手里摇着转经筒,嘴里念着经文,从我身边鱼贯而过。看着他们虔诚模样,听着他们喃喃低语,虽然分辨不清说什么,但我感到,那是信仰从血管里流淌出来的声音。

望着转湖信徒远去,我们攀上湖边悬崖峭壁,从另一个角度观看圣象天门。在海拔4800多米的高原上,看着悬崖也就离我们几十步的高度,可每向崖顶接近一步,都要停下来大口喘气。及至攀上绝顶,四下环顾,禁不住地尖叫一声:纳木错最险峻的悬崖就在我脚下,西藏的终极美景就在我眼中,蓝天、白云、雪山、圣湖,所有的一切好,就在我面前。苍鹰在天地之间盘桓,我无法分清面前何为天何为水,幻觉中,仿佛站在辽阔的大海之前。向远处眺望,高大的念青唐古拉雪峰,屹立在天地之间,倒映在蓝宝石般的湖面,渐渐幻化成一幅画,一幅幅一看就让浮躁的心安静下来的画!

我想起仓央嘉措那句诗:“纳木错湖等了我多少年,我便等了你多少年。”他告诉我们的、和我急切想告诉每一个人的,是对纳木错无以言说的爱,是永世轮回的爱情。

子,戳几个点点,算是叶子上的刺。一个大圆,横着画几个圆弧,竖着画几个圆弧,注意间隙一致,在这些圆弧和圆弧制造的不规则菱形里头,点上一个个点,算是葵花籽。花盆外头画上瓜子一样的花瓣,涂上花瓣的黄色,花籽的褐色,葵花籽的黑色,葵树叶的绿色。一株葵花就画成了。

画了那么多的葵花,我们并没有成为梵高。为什么呢?因为小时候,我们不懂燃烧的真谛。也不懂,如果鲜黄衬以亮蓝,将会出现一种光与色的交响,这由颜色交响出来的声音,又传达出怎样的一种人生况味。稍微懂一些的时候,翻翻梵高的向日葵看看,发现每一朵花瓣都焦虑不堪。所有的花瓣,不是卷着,就是皱着,要么就是扭曲着。仿佛被时间压迫过。仿佛承受光,也会负重不堪。疯子一样的花瓣,海边的乡下没有这种葵花。只有梵高的心田才有。

堆,衬托出大象的神性。藏人喜欢在自己认定的神圣地方建造白塔、垒玛尼堆,他们相信,这些石堆有超自然的灵性,会给他们带来吉祥如意。坡面上有一处寺庙废墟,废墟内侧布满洞窟,洞窟四壁被烟熏火燎得乌漆抹黑。寺庙不知道建于哪年,毁于何时,不过,这些都已经不重要,重要的是,它告诉我们,这里曾是藏传密宗的圣地,千百年来,无数高僧隐士前来清修,他们的灵魂,在此升上天堂。

在天堂门口,巧遇几位藏人,主动与我们打招呼,与之交谈,知道他们是来转湖的。藏族是一个充满神性、心怀虔诚的民族,他们觉得自己是带着罪恶降临人间的,必须不停念“唵嘛呢叭咪吽”六字真言大明咒,念一遍,救赎一个罪恶。藏人手上,身上都戴着佛珠串,那不是用来装饰的,而是用来记录念经遍数。手上转经筒里装着大明咒经卷,转一圈,相当于念一遍大藏经,而寺庙里大转经筒每转一圈,就相当于念百遍大明咒,转一圈神山圣湖,则相当于念了12年经文,经文诵得越多,获得的果报就越多。难怪我们一路上看到很多转山转湖的藏人。

这几位藏人告诉我们,他们转一遍纳木错湖,需要七八天,饿了,吃几口自带的干粮,困了,和衣躲在避风处歇歇,身体虽然因乏,但心灵却得到安宁。正说间,又有一群转山转湖的藏民过来了,浩浩荡荡一大拨,看上去像是一个大家庭,从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人,到包裹在襁褓里的婴儿,都身着鲜艳服装,手里摇着转经筒,嘴里念着经文,从我身边鱼贯而过。看着他们虔诚模样,听着他们喃喃低语,虽然分辨不清说什么,但我感到,那是信仰从血管里流淌出来的声音。

望着转湖信徒远去,我们攀上湖边悬崖峭壁,从另一个角度观看圣象天门。在海拔4800多米的高原上,看着悬崖也就离我们几十步的高度,可每向崖顶接近一步,都要停下来大口喘气。及至攀上绝顶,四下环顾,禁不住地尖叫一声:纳木错最险峻的悬崖就在我脚下,西藏的终极美景就在我眼中,蓝天、白云、雪山、圣湖,所有的一切好,就在我面前。苍鹰在天地之间盘桓,我无法分清面前何为天何为水,幻觉中,仿佛站在辽阔的大海之前。向远处眺望,高大的念青唐古拉雪峰,屹立在天地之间,倒映在蓝宝石般的湖面,渐渐幻化成一幅画,一幅幅一看就让浮躁的心安静下来的画!

我想起仓央嘉措那句诗:“纳木错湖等了我多少年,我便等了你多少年。”他告诉我们的、和我急切想告诉每一个人的,是对纳木错无以言说的爱,是永世轮回的爱情。

子,戳几个点点,算是叶子上的刺。一个大圆,横着画几个圆弧,竖着画几个圆弧,注意间隙一致,在这些圆弧和圆弧制造的不规则菱形里头,点上一个个点,算是葵花籽。花盆外头画上瓜子一样的花瓣,涂上花瓣的黄色,花籽的褐色,葵花籽的黑色,葵树叶的绿色。一株葵花就画成了。

画了那么多的葵花,我们并没有成为梵高。为什么呢?因为小时候,我们不懂燃烧的真谛。也不懂,如果鲜黄衬以亮蓝,将会出现一种光与色的交响,这由颜色交响出来的声音,又传达出怎样的一种人生况味。稍微懂一些的时候,翻翻梵高的向日葵看看,发现每一朵花瓣都焦虑不堪。所有的花瓣,不是卷着,就是皱着,要么就是扭曲着。仿佛被时间压迫过。仿佛承受光,也会负重不堪。疯子一样的花瓣,海边的乡下没有这种葵花。只有梵高的心田才有。

堆,衬托出大象的神性。藏人喜欢在自己认定的神圣地方建造白塔、垒玛尼堆,他们相信,这些石堆有超自然的灵性,会给他们带来吉祥如意。坡面上有一处寺庙废墟,废墟内侧布满洞窟,洞窟四壁被烟熏火燎得乌漆抹黑。寺庙不知道建于哪年,毁于何时,不过,这些都已经不重要,重要的是,它告诉我们,这里曾是藏传密宗的圣地,千百年来,无数高僧隐士前来清修,他们的灵魂,在此升上天堂。

在天堂门口,巧遇几位藏人,主动与我们打招呼,与之交谈,知道他们是来转湖的。藏族是一个充满神性、心怀虔诚的民族,他们觉得自己是带着罪恶降临人间的,必须不停念“唵嘛呢叭咪吽”六字真言大明咒,念一遍,救赎一个罪恶。藏人手上,身上都戴着佛珠串,那不是用来装饰的,而是用来记录念经遍数。手上转经筒里装着大明咒经卷,转一圈,相当于念一遍大藏经,而寺庙里大转经筒每转一圈,就相当于念百遍大明咒,转一圈神山圣湖,则相当于念了12年经文,经文诵得越多,获得的果报就越多。难怪我们一路上看到很多转山转湖的藏人。

这几位藏人告诉我们,他们转一遍纳木错湖,需要七八天,饿了,吃几口自带的干粮,困了,和衣躲在避风处歇歇,身体虽然因乏,但心灵却得到安宁。正说间,又有一群转山转湖的藏民过来了,浩浩荡荡一大拨,看上去像是一个大家庭,从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人,到包裹在襁褓里的婴儿,都身着鲜艳服装,手里摇着转经筒,嘴里念着经文,从我身边鱼贯而过。看着他们虔诚模样,听着他们喃喃低语,虽然分辨不清说什么,但我感到,那是信仰从血管里流淌出来的声音。

望着转湖信徒远去,我们攀上湖边悬崖峭壁,从另一个角度观看圣象天门。在海拔4800多米的高原上,看着悬崖也就离我们几十步的高度,可每向崖顶接近一步,都要停下来大口喘气。及至攀上绝顶,四下环顾,禁不住地尖叫一声:纳木错最险峻的悬崖就在我脚下,西藏的终极美景就在我眼中,蓝天、白云、雪山、圣湖,所有的一切好,就在我面前。苍鹰在天地之间盘桓,我无法分清面前何为天何为水,幻觉中,仿佛站在辽阔的大海之前。向远处眺望,高大的念青唐古拉雪峰,屹立在天地之间,倒映在蓝宝石般的湖面,渐渐幻化成一幅画,一幅幅一看就让浮躁的心安静下来的画!

我想起仓央嘉措那句诗:“纳木错湖等了我多少年,我便等了你多少年。”他告诉我们的、和我急切想告诉每一个人的,是对纳木错无以言说的爱,是永世轮回的爱情。

子,戳几个点点,算是叶子上的刺。一个大圆,横着画几个圆弧,竖着画几个圆弧,注意间隙一致,在这些圆弧和圆弧制造的不规则菱形里头,点上一个个点,算是葵花籽。花盆外头画上瓜子一样的花瓣,涂上花瓣的黄色,花籽的褐色,葵花籽的黑色,葵树叶的绿色。一株葵花就画成了。

画了那么多的葵花,我们并没有成为梵高。为什么呢?因为小时候,我们不懂燃烧的真谛。也不懂,如果鲜黄衬以亮蓝,将会出现一种光与色的交响,这由颜色交响出来的声音,又传达出怎样的一种人生况味。稍微懂一些的时候,翻翻梵高的向日葵看看,发现每一朵花瓣都焦虑不堪。所有的花瓣,不是卷着,就是皱着,要么就是扭曲着。仿佛被时间压迫过。仿佛承受光,也会负重不堪。疯子一样的花瓣,海边的乡下没有这种葵花。只有梵高的心田才有。

堆,衬托出大象的神性。藏人喜欢在自己认定的神圣地方建造白塔、垒玛尼堆,他们相信,这些石堆有超自然的灵性,会给他们带来吉祥如意。坡面上有一处寺庙废墟,废墟内侧布满洞窟,洞窟四壁被烟熏火燎得乌漆抹黑。寺庙不知道建于哪年,毁于何时,不过,这些都已经不重要,重要的是,它告诉我们,这里曾是藏传密宗的圣地,千百年来,无数高僧隐士前来清修,他们的灵魂,在此升上天堂。

在天堂门口,巧遇几位藏人,主动与我们打招呼,与之交谈,知道他们是来转湖的。藏族是一个充满神性、心怀虔诚的民族,他们觉得自己是带着罪恶降临人间的,必须不停念“唵嘛呢叭咪吽”六字真言大明咒,念一遍,救赎一个罪恶。藏人手上,身上都戴着佛珠串,那不是用来装饰的,而是用来记录念经遍数。手上转经筒里装着大明咒经卷,转一圈,相当于念一遍大藏经,而寺庙里大转经筒每转一圈,就相当于念百遍大明咒,转一圈神山圣湖,则相当于念了12年经文,经文诵得越多,获得的果报就越多。难怪我们一路上看到很多转山转湖的藏人。

这几位藏人告诉我们,他们转一遍纳木错湖,需要七八天,饿了,吃几口自带的干粮,困了,和衣躲在避风处歇歇,身体虽然因乏,但心灵却得到安宁。正说间,又有一群转山转湖的藏民过来了,浩浩荡荡一大拨,看上去像是一个大家庭,从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人,到包裹在襁褓里的婴儿,都身着鲜艳服装,手里摇着转经筒,嘴里念着经文,从我身边鱼贯而过。看着他们虔诚模样,听着他们喃喃低语,虽然分辨不清说什么,但我感到,那是信仰从血管里流淌出来的声音。

望着转湖信徒远去,我们攀上湖边悬崖峭壁,从另一个角度观看圣象天门。在海拔4800多米的高原上,看着悬崖也就离我们几十步的高度,可每向崖顶接近一步,都要停下来大口喘气。及至攀上绝顶,四下环顾,禁不住地尖叫一声:纳木错最险峻的悬崖就在我脚下,西藏的终极美景就在我眼中,蓝天、白云、雪山、圣湖,所有的一切好,就在我面前。苍鹰在天地之间盘桓,我无法分清面前何为天何为水,幻觉中,仿佛站在辽阔的大海之前。向远处眺望,高大的念青唐古拉雪峰,屹立在天地之间,倒映在蓝宝石般的湖面,渐渐幻化成一幅画,一幅幅一看就让浮躁的心安静下来的画!

我想起仓央嘉措那句诗:“纳木错湖等了我多少年,我便等了你多少年。”他告诉我们的、和我急切想告诉每一个人的,是对纳木错无以言说的爱,是永世轮回的爱情。

子,戳几个点点,算是叶子上的刺。一个大圆,横着画几个圆弧,竖着画几个圆弧,注意间隙一致,在这些圆弧和圆弧制造的不规则菱形里头,点上一个个点,算是葵花籽。花盆外头画上瓜子一样的花瓣,涂上花瓣的黄色,花籽的褐色,葵花籽的黑色,葵树叶的绿色。一株葵花就画成了。

画了那么多的葵花,我们并没有成为梵高。为什么呢?因为小时候,我们不懂燃烧的真谛。也不懂,如果鲜黄衬以亮蓝,将会出现一种光与色的交响,这由颜色交响出来的声音,又传达出怎样的一种人生况味。稍微懂一些的时候,翻翻梵高的向日葵看看,发现每一朵花瓣都焦虑不堪。所有的花瓣,不是卷着,就是皱着,要么就是扭曲着。仿佛被时间压迫过。仿佛承受光,也会负重不堪。疯子一样的花瓣,海边的乡下没有这种葵花。只有梵高的心田才有。

堆,衬托出大象的神性。藏人喜欢在自己认定的神圣地方建造白塔、垒玛尼堆,他们相信,这些石堆有超自然的灵性,会给他们带来吉祥如意。坡面上有一处寺庙废墟,废墟内侧布满洞窟,洞窟四壁被烟熏火燎得乌漆抹黑。寺庙不知道建于哪年,毁于何时,不过,这些都已经不重要,重要的是,它告诉我们,这里曾是藏传密宗的圣地,千百年来,无数高僧隐士前来清修,他们的灵魂,在此升上天堂。

在天堂门口,巧遇几位藏人,主动与我们打招呼,与之交谈,知道他们是来转湖的。藏族是一个充满神性、心怀虔诚的民族,他们觉得自己是带着罪恶降临人间的,必须不停念“唵嘛呢叭咪吽”六字真言大明咒,念一遍,救赎一个罪恶。藏人手上,身上都戴着佛珠串,那不是用来装饰的,而是用来记录念经遍数。手上转经筒里装着大明咒经卷,转一圈,相当于念一遍大藏经,而寺庙里大转经筒每转一圈,就相当于念百遍大明咒,转一圈神山圣湖,则相当于念了12年经文,经文诵得越多,获得的果报就越多。难怪我们一路上看到很多转山转湖的藏人。

这几位藏人告诉我们,他们转一遍纳木错湖,需要七八天,饿了,吃几口自带的干粮,困了,和衣躲在避风处歇歇,身体虽然因乏,但心灵却得到安宁。正说间,又有一群转山转湖的藏民过来了,浩浩荡荡一大拨,看上去像是一个大家庭,从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人,到包裹在襁褓里的婴儿,都身着鲜艳服装,手里摇着转经筒,嘴里念着经文,从我身边鱼贯而过。看着他们虔诚模样,听着他们喃喃低语,虽然分辨不清说什么,但我感到,那是信仰从血管里流淌出来的声音。

望着转湖信徒远去,我们攀上湖边悬崖峭壁,从另一个角度观看圣象天门。在海拔4800多米的高原上,看着悬崖也就离我们几十步的高度,可每向崖顶接近一步,都要停下来大口喘气。及至攀上绝顶,四下环顾,禁不住地尖叫一声:纳木错最险峻的悬崖就在我脚下,西藏的终极美景就在我眼中,蓝天、白云、雪山、圣湖,所有的一切好,就在我面前。苍鹰在天地之间盘桓,我无法分清面前何为天何为水,幻觉中,仿佛站在辽阔的大海之前。向远处眺望,高大的念青唐古拉雪峰,屹立在天地之间,倒映在蓝宝石般的湖面,渐渐幻化成一幅画,一幅幅一看就让浮躁的心安静下来的画!

我想起仓央嘉措那句诗:“纳木错湖等了我多少年,我便等了你多少年。”他告诉我们的、和我急切想告诉每一个人的,是对纳木错无以言说的爱,是永世轮回的爱情。

子,戳几个点点,算是叶子上的刺。一个大圆,横着画几个圆弧,竖着画几个圆弧,注意间隙一致,在这些圆弧和圆弧制造的不规则菱形里头,点上一个个点,算是葵花籽。花盆外头画上瓜子一样的花瓣,涂上花瓣的黄色,花籽的褐色,葵花籽的黑色,葵树叶的绿色。一株葵花就画成了。

画了那么多的葵花,我们并没有成为梵高。为什么呢?因为小时候,我们不懂燃烧的真谛。也不懂,如果鲜黄衬以亮蓝,将会出现一种光与色的交响,这由颜色交响出来的声音,又传达出怎样的一种人生况味。稍微懂一些的时候,翻翻梵高的向日葵看看,发现每一朵花瓣都焦虑不堪。所有的花瓣,不是卷着,就是皱着,要么就是扭曲着。仿佛被时间压迫过。仿佛承受光,也会负重不堪。疯子一样的花瓣,海边的乡下没有这种葵花。只有梵高的心田才有。

堆,衬托出大象的神性。藏人喜欢在自己认定的神圣地方建造白塔、垒玛尼堆,他们相信,这些石堆有超自然的灵性,会给他们带来吉祥如意。坡面上有一处寺庙废墟,废墟内侧布满洞窟,洞窟四壁被烟熏火燎得乌漆抹黑。寺庙不知道建于哪年,毁于何时,不过,这些都已经不重要,重要的是,它告诉我们,这里曾是藏传密宗的圣地,千百年来,无数高僧隐士前来清修,他们的灵魂,在此升上天堂。

在天堂门口,巧遇几位藏人,主动与我们打招呼,与之交谈,知道他们是来转湖的。藏族是一个充满神性、心怀虔诚的民族,他们觉得自己是带着罪恶降临人间的,必须不停念“唵嘛呢叭咪吽”六字真言大明咒,念一遍,救赎一个罪恶。藏人手上,身上都戴着佛珠串,那不是用来装饰的,而是用来记录念经遍数。手上转经筒里装着大明咒经卷,转一圈,相当于念一遍大藏经,而寺庙里大转经筒每转一圈,就相当于念百遍大明咒,转一圈神山圣湖,则相当于念了12年经文,经文诵得越多,获得的果报就越多。难怪我们一路上看到很多转山转湖的藏人。

这几位藏人告诉我们,他们转一遍纳木错湖,需要七八天,饿了,吃几口自带的干粮,困了,和衣躲在避风处歇歇,身体虽然因乏,但心灵却得到安宁。正说间,又有一群转山转湖的藏民过来了,浩浩荡荡一大拨,看上去像是一个大家庭,从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人,到包裹在襁褓里的婴儿,都身着鲜艳服装,手里摇着转经筒,嘴里念着经文,从我身边鱼贯而过。看着他们虔诚模样,听着他们喃喃低语,虽然分辨不清说什么,但我感到,那是信仰从血管里流淌出来的声音。

望着转湖信徒远去,我们攀上湖边悬崖峭壁,从另一个角度观看圣象天门。在海拔4800多米的高原上,看着悬崖也就离我们几十步的高度,可每向崖顶接近一步,都要停下来大口喘气。及至攀上绝顶,四下环顾,禁不住地尖叫一声:纳木错最险峻的悬崖就在我脚下,西藏的终极美景就在我眼中,蓝天、白云、雪山、圣湖,所有的一切好,就在我面前。苍鹰在天地之间盘桓,我无法分清面前何为天何为水,幻觉中,仿佛站在辽阔的大海之前。向远处眺望,高大的念青唐古拉雪峰,屹立在天地之间,倒映在蓝宝石般的湖面,渐渐幻化成一幅画,一幅幅一看就让浮躁的心安静下来的画!

我想起仓央嘉措那句诗:“纳木错湖等了我多少年,我便等了你多少年。”他告诉我们的、和我急切想告诉每一个人的,是对纳木错无以言说的爱,是永世轮回的爱情。

子,戳几个点点,算是叶子上的刺。一个大圆,横着画几个圆弧,竖着画几个圆弧,注意间隙一致,在这些圆弧和圆弧制造的不规则菱形里头,点上一个个点,算是葵花籽。花盆外头画上瓜子一样的花瓣,涂上花瓣的黄色,花籽的褐色,葵花籽的黑色,葵树叶的绿色。一株葵花就画成了。

画了那么多的葵花,我们并没有成为梵高。为什么呢?因为小时候,我们不懂燃烧的真谛。也不懂,如果鲜黄衬以亮蓝,将会出现一种光与色的交响,这由颜色交响出来的声音,又传达出怎样的一种人生况味。稍微懂一些的时候,翻翻梵高的向日葵看看,发现每一朵花瓣都焦虑不堪。所有的花瓣,不是卷着,就是皱着,要么就是扭曲着。仿佛被时间压迫过。仿佛承受光,也会负重不堪。疯子一样的花瓣,海边的乡下没有这种葵花。只有梵高的心田才有。

堆,衬托出大象的神性。藏人喜欢在自己认定的神圣地方建造白塔、垒玛尼堆,他们相信,这些石堆有超自然的灵性,会给他们带来吉祥如意。坡面上有一处寺庙废墟,废墟内侧布满洞窟,洞窟四壁被烟熏火燎得乌漆抹黑。寺庙不知道建于哪年,毁于何时,不过,这些都已经不重要,重要的是,它告诉我们,这里曾是藏传密宗的圣地,千百年来,无数高僧隐士前来清修,他们的灵魂,在此升上天堂。

在天堂门口,巧遇几位藏人,主动与我们打招呼,与之交谈,知道他们是来转湖的。藏族是一个充满神性、心怀虔诚的民族,他们觉得自己是带着罪恶降临人间的,必须不停念“唵嘛呢叭咪吽”六字真言大明咒,念一遍,救赎一个罪恶。藏人手上,身上都戴着佛珠串,那不是用来装饰的,而是用来记录念经遍数。手上转经筒里装着大明咒经卷,转一圈,相当于念一遍大藏经,而寺庙里大转经筒每转一圈,就相当于念百遍大明咒,转一圈神山圣湖,则相当于念了12年经文,经文诵得越多,获得的果报就越多。难怪我们一路上看到很多转山转湖的藏人。

这几位藏人告诉我们,他们转一遍纳木错湖,需要七八天,饿了,吃几口自带的干粮,困了,和衣躲在避风处歇歇,身体虽然因乏,但心灵却得到安宁。正说间,又有一群转山转湖的藏民过来了,浩浩荡荡一大拨,看上去像是一个大家庭,从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人,到包裹在襁褓里的婴儿,都身着鲜艳服装,手里摇着转经筒,嘴里念着经文,从我身边鱼贯而过。看着他们虔诚模样,听着他们喃喃低语,虽然分辨不清说什么,但我感到,那是信仰从血管里流淌出来的声音。

望着转湖信徒远去,我们攀上湖边悬崖峭壁,从另一个角度观看圣象天门。在海拔4800多米的高原上,看着悬崖也就离我们几十步的高度,可每向崖顶接近一步,都要停下来大口喘气。及至攀上绝顶,四下环顾,禁不住地尖叫一声:纳木错最险峻的悬崖就在我脚下,西藏的终极美景就在我眼中,蓝天、白云、雪山、圣湖,所有的一切好,就在我面前。苍鹰在天地之间盘桓,我无法分清面前何为天何为水,幻觉中,仿佛站在辽阔的大海之前。向远处眺望,高大的念青唐古拉雪峰,屹立在天地之间,倒映在蓝宝石般的湖面,渐渐幻化成一幅画,一幅幅一看就让浮躁的心安静下来的画!

我想起仓央嘉措那句诗:“纳木错湖等了我多少年,我便等了你多少年。”他告诉我们的、和我急切想告诉每一个人的,是对纳木错无以言说的爱,是永世轮回的爱情。

子,戳几个点点,算是叶子上的刺。一个大圆,横着画几个圆弧,竖着画几个圆弧,注意间隙一致,在这些圆弧和圆弧制造的不规则菱形里头,点上一个个点,算是葵花籽。花盆外头画上瓜子一样的花瓣,涂上花瓣的黄色,花籽的褐色,葵花籽的黑色,葵树叶的绿色。一株葵花就画成了。

画了那么多的葵花,我们并没有成为梵高。为什么呢?因为小时候,我们不懂燃烧的真谛。也不懂,如果鲜黄衬以亮蓝,将会出现一种光与色的交响,这由颜色交响出来的声音,又传达出怎样的一种人生况味。稍微懂一些的时候,翻翻梵高的向日葵看看,发现每一朵花瓣都焦虑不堪。所有的花瓣,不是卷着,就是皱着,要么就是扭曲着。仿佛被时间压迫过。仿佛承受光,也会负重不堪。疯子一样的花瓣,海边的乡下没有这种葵花。只有梵高的心田才有。

堆,衬托出大象的神性。藏人喜欢在自己认定的神圣地方建造白塔、垒玛尼堆,他们相信,这些石堆有超自然的灵性,会给他们带来吉祥如意。坡面上有一处寺庙废墟,废墟内侧布满洞窟,洞窟四壁被烟熏火燎得乌漆抹黑。寺庙不知道建于哪年,毁于何时,不过,这些都已经不重要,重要的是,它告诉我们,这里曾是藏传密宗的圣地,千百年来,无数高僧隐士前来清修,他们的灵魂,在此升上天堂。

在天堂门口,巧遇几位藏人,主动与我们打招呼,与之交谈,知道他们是来转湖的。藏族是一个充满神性、心怀虔诚的民族,他们觉得自己是带着罪恶降临人间的,必须不停念“唵嘛呢叭咪吽”六字真